

你知道“数字游民”吗？  
数字游民，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，而是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的人。根据智联研究院《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》显示，76.4%的00后愿意成为“数字游民”，2022年全球“数字游民”已经达到3500万人。

“95后”北京女孩大珂就是其中一员。  
“我太不能被人管着了，喜欢自由地生活，不然我会有点逆反。”10月4日，大珂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讲述了成为旅游博主四年来的经历，以及享受自由背后暗藏的挑战。

# 4年走遍20个国家 95后女孩裸辞成为 “数字游民”

## 裸辞之后开始旅游 4年成为两百万粉丝博主

大珂，28岁，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，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，进入了一家旅游公司，从事旅游规划工作。一年后，她便离开了。“薪水小几千块，在北京来看不是很可观，而且我的岗位发展前景一般，加上我本来就爱出去旅游，所以就决定先辞职，玩儿几个月再回来找工作。”大珂回忆。

也就是这几个月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

“在国外玩儿的时候，我通过代购赚了一些钱，有了一点积蓄。之后朋友告诉我，已经都出来玩儿了，怎么不拍点视频。”她说，那时正是2019年抖音等社交平台逐渐火起来的时候，对于拿着相机连焦都对不好的大珂来说，拍视频、做博主无疑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，但她就此生出了兴趣。

“因为我男朋友是摄影师，所以

一开始虽然我不会拍，但是我会经常看他拍，观察他的构图、色调、调试设备等细节，从这些基础知识开始一点一点学起。我同时还学了剪辑，加上平时男朋友给我拍照比较多，也会摆动作，所以慢慢地自己也能拍一些好看的视频了，开了账号‘大珂的辞职旅行’。”她表示，对比最开始自己的视频，现在的视频质量明显更加优质成熟了，全网粉丝已经突破200万。

记者查看大珂的视频，无论是运镜还是配乐都让人有立马出去旅游的冲动，搭配上年轻活泼、极具网感的文案，像一位老朋友在与你对话一般亲切自然。“我不喜欢打卡式旅游，更喜欢深度体验当地的一切，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拍出来，所以我视频的更新速度算不上很快。”大珂说，相比当下热门的“特种兵式”旅游、“盖章式”旅游，自己还是更热衷于慢慢感受。

## 行游20个国家 旅途中感受友好和热情

4年走了20个国家，这是大珂最有成就感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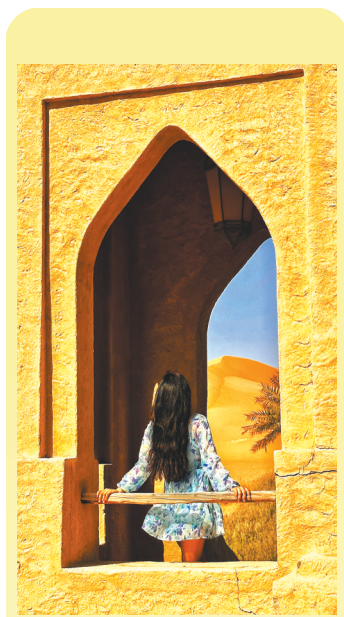
这20个国家都在亚洲，在旅行中，大珂经历了许多有趣而感动的事。旅途中很多地方的人都很友好和热情。“尤其是在中东地区，那里

的人会很热情地款待我们，给我们拍照，以致我后面都会思考该怎么脱身，因为他们很好客，想要留住我们。”

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在伊拉克的那一次。“当地居民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，半路上突然说先不去他们家了，开车两个小时带我们去了一个巨大的甜品店，介绍我们是外国客人，然后老板就把我们带到了二楼，展示了他们的藏品，我们在那里又吃又喝，聊得很开心。”

除了沿途遇到的当地居民，大珂还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结伴而行。“我一般是一个人出发，在路上会遇到很多同样来旅行的人，如果聊得来后面的旅途就会和他们一起，合不来就算了，很自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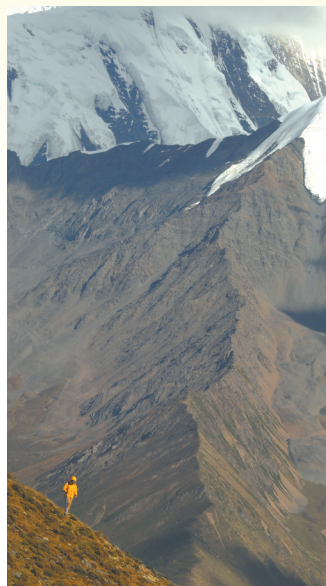
国庆假期，大珂因为需要拍摄广告的原因，来到了川西高原旅游。“以往我遇到节假日高峰期，都会宅在家里休息，不出去玩儿，错开高峰期，也给自己一个停下来休息的时间。这次为了避免318国道的拥堵情况，我们在假期前一天出发，选择了人较少的317国道。”大珂建议，在旅游高峰期可选择相对不那么热门的景点，增强旅行体验感。



大珂在阿联酋阿布扎比。



大珂在印度尼西亚。



大珂在川西。



大珂生活照。

## “数字游民”很自由？对人的自觉性要求很高

今年是大珂做旅游博主的第四年，也是她成为“数字游民”的第四年。

“就我而言，我觉得做一个‘数字游民’更自由一些，没有人用强制力管束你。”大珂这样描述自己目前的状态。

她回忆，自己曾经去到巴厘岛一个青年旅舍，那里聚集着世界各地来的“数字游民”们。“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国家，大家聚集在一起都很有话聊，时常会迸发出一些新点子。”

不过在大珂看来，这一群人有的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，或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为所追逐的自由买单，“我目前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接广告，收入比之前工作高很多，日常的花销和旅游的花费都能承担。”

不过收入的提升、自由的生活背后也有挑战。“收入有的时候会有不稳定的情况，并且工作和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。”大珂举例，有时候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，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拍下来，哪怕心里是不想拍的，身体还是会驱使自己拍下来，这是另一种无形的约束，也是一种“职业病”。

“‘数字游民’对人的自觉性和素质要求很高，因为极端的自由可能也会导致人不自觉地懈怠。”大珂打趣道，自己就是需要有人

推一把的人，偶尔也会想摆烂，但还是都克服了。

她回忆，在印尼巴厘岛时，那里的“数字游民”们虽然自由但很自律。“他们晚上11点会准时上床休息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打扰到别人，早上五六点起来做瑜伽、跑步，完全是一种自律积极的生活状态。”

因此，大珂认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是否成为“数字游民”。“这只是一个概念，代表着一个群体。如果你本身有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能让你到处走，那你成为‘数字游民’是可以的。如果为了那份所谓的自由，不顾个人情况而成为‘数字游民’，也许会面临自由之外的很多挑战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我觉得如果工作压力太大，向往自由和远方，不如出去玩一下，放松一下，也不一定去当‘数字游民’，美好的事背后也许也有很多看不见的压力。”

关于未来，大珂并没有具体的规划。“我好像是那种命运推着我走一步看一步的人，比较喜欢活在当下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就是先做好自己现在的事。不过如果现在让我回去上班，我应该是回不去了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赵奕 受访者供图



大珂社交平台账号截图。